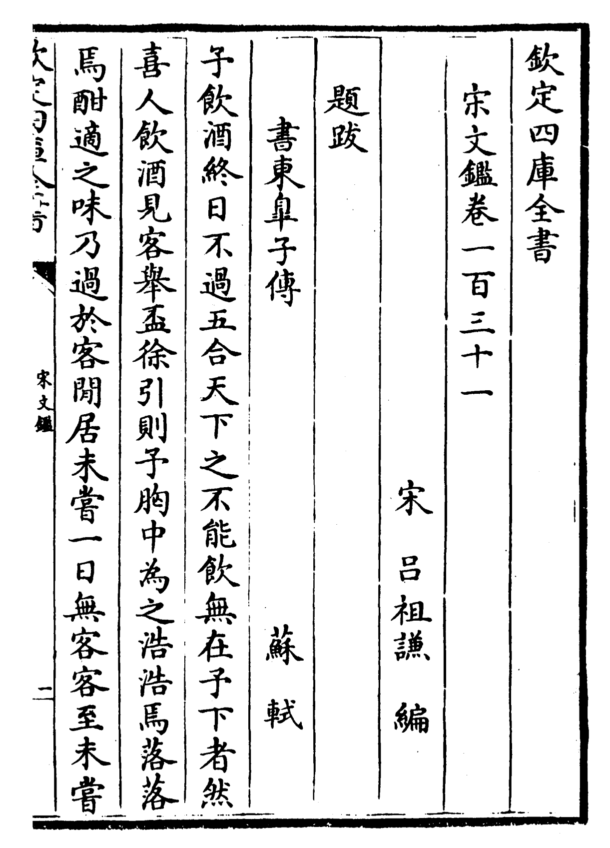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　呂祖謙　編

題跋

書東皋子傳

蘇軾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閒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

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人何也子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

東皐子待詔門下者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

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皐子矣然東皐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得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三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皐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予盖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書黄子思詩集後

蘇軾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

唐顔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葢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絶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亂兵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

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為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題唐氏六家書後　　　　蘇軾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一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為魁梧竒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為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絶人今觀其書

勁嶮刻厲正稱其貌爾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考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或有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

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顔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顔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列子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

矣余謫居黄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余何哉此又未可曉也

題逸少帖

蘇軾

逸少為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常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欲一遊岷嶺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况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疎矣

書鮮于子駿八詠後　　蘇軾

始余過益昌子駿治漕利路其後八年余守膠西而子駿始移漕京東自朝廷更法以來奉法之吏尤難其人刻急則傷民寛厚則廢法二者其理難通而山峽地瘠民貧役重其推行為尤難子駿世家南隆親族故人散處所部以親則害法以法則傷恩二者其勢難全是三難者萃於子駿而子駿為之九年其聲藹然聞之四方上不害法下不傷民中不廢親自講議措置至於立法

定制皆成於其手吏民舉欣欣焉而子駿亦自治園圃亭榭賦詩飲酒雍容有餘如異時為監司者君子以是知其賢子駿以其所作八詠寄余余甚愛其詩欲作而不可及乃書其末以遺益昌之人使刻石以無忘子駿之德

書鄭玄傳　　林希

余嘗謂聖人之教尤備於禮自堯舜以來積于三代周之所以為周者守此也秦悖人道書灰火學士腐於坑天下之口不復敢言仁義先王之道不亡而存者幾何

也賴當時耆儒老叟遺及漢世口諷手傳或山巖屋壁之間收拾鈌編折冊朽蠹斷絶之餘次而成文猶有篇章條類明白葢其初不經於聖人之手至後世又遭磨滅其不能完而少有訛誤豈能免也及得鄭氏注精微通透鉤聯瀆會故古經葢以明後世學者皆知求而易入識為人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成之者鄭氏也其於法制更為章明獨失之者緯也然當大壞之後聖人不世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世之文豈不難哉世之人猶指

其一二而譏之遂以鄭為一家之小學噫亦甚愚矣葢玩丈辭則薄於經術抑不思其所為功者雖玄猶有所不敢盡况無玄哉當漢之末姦雄競起玄身出禁錮四方聘請不能動其志脫一身於汚濁之世獨全其道至使黄巾望玄而拜不入其境嗟夫歷千百年及此者迺幾人尚敢輒訕玄哉若玄者可謂賢矣

題論衡後

呂南公

傳言蔡伯喈初得此書常秘玩以助談或搜其帳中見

之衈抱以去邕且丁寧戒以勿廣也嗟乎邕不得為賢儒豈不宜哉夫飾小辯以驚俗充之二十萬言旣自不足多道邕則欲以獨傳為過人之功何繆如之良金美玉天下之公寶為其貴於可用耳小夫下人偶獲寸片則臥握行懷如恐人之弗知又兢兢於或吾冦也而金玉果非天下所無信以充書為果可用乎孰禦天下之同貴有如不然也邕之志慮曾小夫下人之及耶

書鄭棨傳

徐積

天下之所恃而為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過敗其一局之事耳至於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雖亡宗赤族何益於敗蓋天子之於天下也得其術則其道甚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雖得其術其道甚難臨之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此豈非易乎乾之九三曰君子乾乾夕惕若此豈非難乎然而人皆易之何也曰不知量也今有馬於此且其行不過百里

也驅而倍之則馬且病矣龠合升㪷之量各有所受也以龠合而加之㪷升之上則溢矣况㪷升之受一斛之量乎故一邑之才施之一郡則不可也其以一郡之才而當天下之責可乎此黄霸之所以得令名於前而見譏於後也况遠不逮霸者乎甚矣人之不知量也坤之六五黄裳元吉葢君子之有諸中形諸外如此可也大有之九二曰大車以載葢君子以盛德大烈當天下之責如此則可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葢君子履

天下之危當天下之責其憂勞如此可也忠烈如伊尹勲勞如周公而又終以謙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嗚呼其難若此而人皆易之何也曰好之也尊官重禄固人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克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吾不才也吾辱其位者即其禍敗隨之耶取天下笑耶為萬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豈予謂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予讀陳平傳嘉平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豈

易得哉

題張唐公晉城記後

潘興嗣

唐公國士也立朝敢言名動縉紳視萬鍾之禄不易其操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方此時僕齒髪方少已無仕宦意第以琴書為樂相視莫逆至於忘年可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不愧於古人矣每一至此視公筆蹟於壞壁間字浸漫滅惘然于懐真覺上人好事次録其言勒于石

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

黄庭堅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諫争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歳地相

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人所居所養如旦莫與之期隣里與之游也甞丘王知載仕宦在予前予在江湖浮沉而知載已沒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詩時不遇而不怒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文正公家風者邪惜乎不幸短命不得發於事業使予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以為君子者耶

書贈韓瓊秀才　　黄庭堅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

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日力之餘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為文章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哉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黃庭堅

陽夏謝師復景四年未二十文章絶不類少年書生語余嘗序其遺稾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可為霣涕今觀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自為一家甚似吾師復也日者閲國馬圉人曰千里駒往往不及奉輿甏於阜櫪駑蹇十百為羣未嘗求國醫也聞之喟然曰吾惇夫亦足以不朽矣

書邢居實文卷　黄庭堅

余觀學記論君子之學有本末等衰人雖不能自壽百

歲然必不躐等如水行川盈科而後進耳小學之事雖若糜廢日月要須躬行必曉所以致大學之精微耳吾悖夫才性高妙超出後生千百輩然慕大略小初日便為塗遠之計則似可恨後生可畏當欣慕其才而鑒其失也

題濟南伏勝圖

黄庭堅

御史晁大夫號為峭直刻深觀所寫形質似未至也然作伏勝宛然故齊之老書生耳又作勝女子鬱然是儒

家子此亦丹青之妙

題摹燕郭尚父圖　黄庭堅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為余作李廣奪敵人馬挾之南馳又取其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一關紐但難得人人神會耳

題陳自然畫　黄庭堅

水意欲遠鳬鴨閒暇蘆葦風霜中猶有能自持者予觀
李營丘六軸驟雨圖偶得此意陳君以佛畫名京師戲
作秋水寒禽便可觀因書以題之

題徐巨魚　　　　　　黄庭堅

徐生作魚庖中物耳雖復妙於形似亦何所貴但令饞
獠生涎耳向若能作底柱析城龍門岌嶪驚濤險壯使
王鮪赤鯶之流仰波而上泝或其瑰怪雄傑乘風霆而
龍飛彼或不自料其能薄乘時射勢不至乎中流折角

點額窮其變態亦可以為天下壯觀也

題自書卷後　　黄庭堅

崇寧三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半嵗矣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僦舍喧寂齋雖上雨傍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憒人以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耕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何不堪其憂邪既設臥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機相直為資深書此卷實用三錢買鷄毛筆書

題崔圓傳後

王无咎

天下之郡無大小遠近天子皆為之置賔佐曹掾者不唯共守境土行條約均職務而已固將有以出謀議規過失也故守臣虛屈意以事訪於賔佐曹掾而為賔佐曹掾者亦專專然不憚舉其守之缺者乃其勢然也予觀近世之為郡者多不知其勢之如此故鮮有能盡以事訪于其屬而為其屬者亦鮮有能舉上之缺設有能然者則徃徃騶取譴怒捽辱甚者萬方掇拾行事醸成

其事而去之以騁已之憤而遂其非焉故令天下多不治之郡而朝廷有不審擇之過予嘗有憾於此也久矣每觀韓愈誌韓岌墓稱其父紳卿爲揚州錄事參軍大衙會日舉崔圓之過曰公與小民狎至其家害于政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錢五十萬則未嘗不反復歎慕其賢焉及讀唐書紳卿則固無傳圓雖有傳然是事乃不列於其中亦可惜也夫愈以文行賢後世必不輕其言過譽諸人其事可信無疑矣然而史不

列之者豈其有遺者歟故子輒取其事書於傳之後以補之噫古之遺者良多子獨區區以補此者是亦有為而然也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張耒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為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駑昏闇者鮮有不然者然其為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釁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

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為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己而莊宗之昏為不足賴也乃為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為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為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湎内聽婦言為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

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敗於辯惟道德之士為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題郇公詩帖

張舜民

我生不及郇公而家有公選詩十卷所選皆精于時已信公之能詩也迨觀此作為信然其文采深潤與字書故同當時非特郇公大抵前輩皆若此儻與今人語必曰其文未甚高其書未甚精至其自秉筆命語則鮮不

戾者藝顧如此況其大者乎苟率是求攻堅致遠之效
是以誤成事

主父之事　　張舜民

近歲渭南縣有田夫得宿藏於土中凡七甕水銀者二
金銀者五金銀皆刻主父字按漢主父偃以金敗而至
於殺其身滅其家今日乃知偃之死非繆也中庸曰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荀卿曰聲無遠而
不聞行無微而不彰嘗偃之死于今久矣徒觀其事而

不見其迹猶未足以為信何以暴其數千年之後令之人結交於户牖之閒託物於苞苴之内期於無人之境投於夜半之時欲人之不我知真愚也哉

龍井題名　秦觀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策

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田澗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上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于潮音堂明日乃還

記殘經

李昭玘

南臺古刹有佛書數百卷多唐季五代時所書字畫精勁歷歷可喜按大藏經目凡五千四百卷今所存纔十

一首尾可讀者又無幾也阿含經四卷泰寧軍節度使齊克讓造廣明元年劉漢宏合黃巢侵揚州高駢按兵不出詔克讓屯汝州會許州部將周岌殺其帥薛能克讓懼其叛引其軍還兗十二月巢攻潼關克讓復出戰關外士饑燒營以譟克讓遽走入關勢不能守賊遂犯京師昔王縉相代宗或邊兵入境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厭人事不修而終以䝠敗嗚呼將相大臣不能以身任社稷安危信浮屠氏以生死負天下多矣

然辱國喪師不罹誅殛之禍者又何幸也正法華經一卷乾符六年女弟子牛妙音書僖宗既立天下多亂盜賊羣嘯王仙芝搖毒於江湖黄巢磨牙於閩粤荒墟暴骨不堪行路士大夫顧唐將亡竄匿避禍如觸網罟畏死無日閨門女子區區媚佛以自救亦可哀矣大涅槃般若經共三十卷寧武軍節度使朱友恭造友恭全忠養子李彦威也後為龍武都統軍與氏叔琮同弒昭宗全忠亟誅之以滅天下謗此經天復三年所書崔垂休

名全忠誅宦官韓全誨刼天子奔鳳翔昭宗初不知謀全忠既至帝怒諭使還鎮未幾復引兵薄城下惡焰赫然寖逼輿衛强藩悍鎮陰虞爛額之禍進退首鼠莫肯同出一手以扶天步全忠禍心滋大欺天盜國人共怨怒友恭猶詭情佞佛以厭天下耳目使世無佛則可果佛能報應人則又將欺佛而盜禍不亦愚乎毗奈耶雜事一卷德妃伊氏造唐莊宗次妃初神閔敬皇后劉氏以微賤得立歸賜於佛性喜聚斂貨賄山積惟冩佛書

饋賂僧尼而士卒不得衣食妃為此經豈非畏后所偪耶後有印章曰燕國夫人伊氏葢未進封時所制也唐制太后置之寶皆主之未嘗用印凡封令書即太后用宮官印皇后用内侍省印而夫人不聞有用印之禮是時兩宮交通藩鎮使者旁午於道而恬不知禁則夫人私自鑄亦不為僭矣按五代史稱德妃與韓淑妃居太原晉高祖反時為契丹所虜不知是經何從至也其餘中斷横裂蟲蝕鼠齧雨敗塵腐無復完緻想夫飄散蹂

藉炷燈拭案補壞帷塞屋漏者又不勝其數也釋氏之戒能為人寫四句偈獲福無量心生不信罪抵千劫今其徒怠棄如此何頑頓之甚也不然禍福自人不在於黄藤赤軸之間耶余感其禍亂之迹殘缺之餘因書其事聊寄其一嘆云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格非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

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蹴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余故曰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已之私

自為而忽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跋薛唐卿秦璽文

周行已

李斯篆世傳為第一學者莫不愛之吾每見其書幾不疾唾而卻走者何哉謂夫人善成其君之過也夫秦之君其資亦未若桀紂之惡之甚也而二三臣釀其君於不善則又有甚焉者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

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顧唐卿猶區區珍藏之者豈不欲傳百世以為監歟吁是可以監也

書與賈明叔書後呈崔德符　田晝

此書成與諸弟讀之相對悲不自勝嗟乎身長七尺氣塞天地不能飽一母富家僮僕厭飫粱肉吾道非耶奚為而至此然折節售文章真鄙夫事此書遲遲未投尚惜此也其勢正如提孤軍薄堅敵矢窮力盡餉道不繼伏兵又從而乘之當是時不折北者鮮矣公其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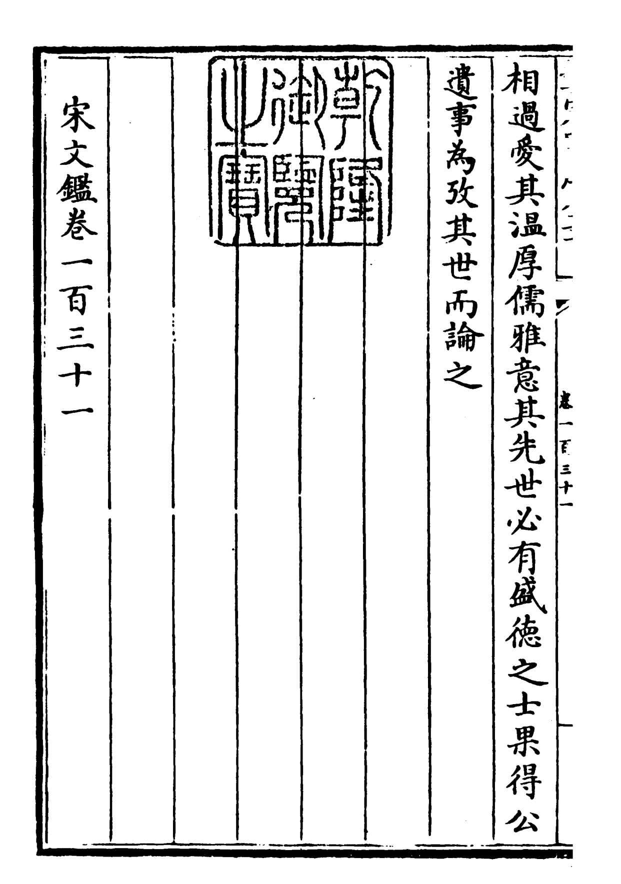
書張主客遺事

名咸寧字子安華州人　晁詠之

祖宗以武定天下至章聖時益厭兵澶淵之役契丹之衆可覆而取也縱其去不忍殺自是不復言兵封泰山祀汾陰天神降格休祥並至以文太平縉紳之士以此相繼受爵秩于朝將相大臣往往列於三公侍從多至丞郎以上其以武受賞者殆無其人此主客公之功所以不錄然公之名繇此以顯出入中外為時名臣蓋當時廷臣奉使于外者舉天下三四十人耳邦之大計總

於三司而諸道各有轉運使一人其財賦調度凡利害之入悉歸之其權比令為甚重每改使一道輒推恩官其子若孫一人其它禮遇稱此葢其部吏尊其使者亦以此當是時大臣多白首者艾加公十年之壽以馴致公卿必矣然則朝廷未嘗薄公之功也論者見公一旦斷河橋捕朱能滅其凶燄而賞不加不知朝廷所以待士大夫者固自有在或比公仲連辭封不顧其言美矣然仲連縱横辯士眩奇於衰世非公之所願學嘗觀景

德祥符以來風俗淳厚士大夫人人自重有長者之風公之不自言其所以自處葢甚厚非有激而為者方其少時以經明動場屋其為吏吕治劇名一時大臣多薦公者寇萊公知公尤深然則公之所養可知葢自公繼其父光禄公起家至公百有餘年傳六世世有人其澤未艾彼以尺寸之勢自鬻於一時過取爵位者曾不旋踵輒致隕敗顧何以傳來世然則天之所以報公亦甚厚詠之官長安公之曾孫介夫為鄠令間以事抵府數



相過愛其温厚儒雅意其先世必有盛徳之士果得公遺事為攷其世而論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二

宋 呂祖謙 編

樂語

教坊致語 宋祁

臣聞璿杓東指披寶典以開年玉節南馳重歡隣而講好國美春臺之享朝惟宴俎之慈用洽樂康式昭熙盛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紹承丕烈奄宅中邦坐黃屋以訓

恭擁緑圖而進道五辰順理九扈告豐圜璧方琮並薦精純之祀巽風解雨交流曠蕩之恩五刑則解網晝冠一尉則垂櫜卧鼓鴻休紹至協氣翔臻屬歲朔之申儀加使華之修聘爰開廣殿胥慶佳辰玉人捧日以揚輝方丈移山而獻壽珍羣肅穆晬表顒昂瑞藻躍魚嘉鎬京之飲酒翠梧傾鳳應韶舞之樅金式均蒙湛之仁普詠叢雲之旦臣濫巾法部旅進神庭切抃享期敢進口號千官星拱侍凝旒紫殿餘寒已晻收日湛露華浮宴

席天回春色徧皇州雲韶三闋翔朱鷺錦幕千層舞翠虬拭玉隣邦通使節萬齡亨會慶洪猷

勾合曲　宋祁

玉色凝溫盛慶儀於端日葵心委照同華宴於需雲矧韶律以方融顧羣萌之將達宜陳備奏用洽太和徐韻宮商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宋祁

綵岫岧嶤爛仙葩於曉日霞裾轉炫疊華鼓於春雷烏

漏未移鸞觴在御宜進游童之列俾陳逸綴之妍上奉宸歡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宋祁

紫殿開慈宴　青衿綴舞行

問小兒　宋祁

便娟躡履皆竹馬之髫齡蹀躞交竿盡蘭觿之雅飾既樂陶姚之化盍陳象勺之因進叩天陛雍容敷奏

小兒致語　宋祁

臣聞慶朔履端儼鷺雍而四會實隣馳騁拭虹玉以申
歡嘉乃禮成眷兹作首爰詺夏渠之饗允昭交泰之期
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德總右文功宣下武順四時之和
燭濟萬世於夷庚海不揚波地無愛寶屬以階蓂肇歷
律鳳回春順邦令以布和修國儀而行慶承雲調露方
諧廣樂之音醑飲陪飧普適中衢之賜洽歡心於苹鹿
暢羣抃於先鼇臣等雖愧妙年同欣盛際既造規蒲之
地願陳秉翟之容未敢自專伏候進旨

勾雜劇　宋祁

回鸞逗節已徧於餘妍舒鴈分行聊亭於合奏天顔益粹日舍方徐宜參優孟之滑稽式助都場之曼衍童裳却立雜劇來歟

放隊　宋祁

金徒漏改玉罕廵周既殫雅舞之容復罄歡謡之樂宜遵矩步歸詠雩風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教坊致語　王珪

臣聞高廩登秋美粢盛之已報需雲命燕嘉飲食之維時況寶歷之逢熙復皇居之乘豫樂與羣臣之飫翁同萬物之和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德邁前王仁敷中㝢虎旗犀甲韜兵武庫之中桂海氷天獻賁彤墀之下邦有休符之應民躋壽域之康候爽氣於重霄置清觴於别殿下珍羣之鵷鷺發和奏之笙鏞於時日上扶桑風生閶闔度芝蓋於丹墀降金輿於紫闥百獸感和來舞帝虞之樂羣生遂性如登老氏之臺固已追平樂之勝遊

掩栢梁之高會臣繆參法部擭望清光靡揆才蕪敢進口號翠輦鳴梢下未央千官齊望赭袍光霜清玉佩中天響風轉金爐合殿香仙路忽驚蓬島近畫陰偏度漢宮長年年萬寳登秋後常與君王獻壽香

勾合曲　王珪

露泛帝觴凝九秋之顥氣星聯朝弁粲初日之長暉方魚藻以均歡宜簫韶之合奏宸遊正洽樂節徐行上悅天顔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王　珪

鷰觴飛羽方歌湛露之詩廣樂擬金已極鈞天之奏宜命遊童之綴來陳舞佾之容上奉皇慈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王　珪

紅茵鋪禁苑　絳節引僊童

問小兒隊　　王　珪

宸庭廣御仰倅太紫之躔鈞樂更和曲盡咸英之奏何處采髦之侶輒趨文陛之前必有所陳雍容敷奏

小兒致語　　王珪

臣聞舜帝深仁衆極慕羶之樂周家盛德時歌在藻之娛矧逢下武之期屢治登年之瑞張君臣之廣燕煥今古之多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躬神睿之姿撫休明之運禮樂兼于三代文章邁於兩京矧乃武庫韜戈戍亭徹候百蠻犇走南踰銅鼓之鄉萬里謳謡西出玉關之路今則清商應律滯穗盈疇奏肆夏之音事軼元侯之饗詠嘉魚之什禮交君子之歡足以崇勝會於難追騰

頌聲於無旣臣等生陶醲化謬齒伶坊雖在童髦嘗習舞干之妙趣趨君陛願隨樂節之行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王珪

華旌仗影觀童舞之成文畫敔收聲識鈞音之終曲助以優人之伎卜為清晝之歡上懌宸顔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王珪

銅壺遞箭屢移宮樹之音鷺羽充庭久曳童髦之絲旣

闕韶音之奏難停舞綴之容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弟子隊　王珪

華簪照席再嚴百辟之趨寶幄更衣復覩中天之坐宜度仙磬之曲更呈舞袖之妍上奉皇慈兩軍女弟子入隊

隊名　王珪

宮錦祥鸞下　仙磬采鳳來

問女弟子隊　王珪

金徒綴刻延麗日於壺中翠羽飛觴醉流霞於天上何

仙姿之綽約叩丹陛以踟躕須有部陳近前敷奏

女弟子致語　王珪

妾聞俟凝霜降屬百工之告休歌起鹿鳴見羣臣之合好纫萬幾之多豫復千載之盛期啟燕良辰騰歡綿寓恭惟尊號皇帝嚮明紫極儲思巖廊邁三皇五帝之風紹一祖二宗之烈候亭相屬不齎萬里之糧年廩屢登又美曾孫之稼時及授衣之候民多擊壤之嬉廣慈惠於前儀慶升平於兹日玉觴盈醴均流湛露之恩翠虡摐

金合奏洞庭之曲感福休於靡極召和樂於無窮妾等
幸遇昌時預陳法部舉聽鏗純之節來參蹈厲之容未
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王　珪

鸞拂宮茵極七盤之妙態鳳儀僊曲終九奏之和聲方
鎬飲之窮歡宜秦優之進技宸顏是奉雜劇來歟

放女弟子隊　　　　　　　　　　　　　王　珪

宮花翦彩恍疑天上之春海日銜規忽覺人間之暮宜

整羽衣之綴却回雲島之遊再拜彤庭相將好去

集英殿秋燕教坊致語　元絳

臣聞灝氣澄爽當金飆流碭之時嚴廊穆清乃黃屋燕閒之日肆陳廣會申惠庶工慶盛世之熈隆浹輿情而鼓舞恭惟皇帝陛下九乾毓粹三象儲精丕承累洽之基茂建大中之治縱横文武聲教塞于天淵出入聖神威靈震於戎狄方且輯瑞而朝羣后垂策而揖三皇光圖牒史之祥紛綸而洊至軼漢踰沙之貢竭蹷以相趨

運獨化於陶鈞寘懷生於仁壽屬商煒之道碁方歲物之順成特御大庭爰開高宴動詔蹕於丹禁集朝簪於赤墀美樂在陳下九苞之鳳舞嘉觴來上騰萬歲之山聲續卿雲復旦之歌合湛露晞陽之雅臣等叨參法部幸對威顏上瀆聖聰敢進口號秋風閶闔九門開天上鳴鞘步輦來萬樂箎弦流紫府千官簪佩集鈞臺華胥雲霧凝仙杖南極星辰入壽杯既醉太平均五福明良賡載詠康哉

勾合曲　　元絳

金飆日爽慶嘉禾登稔之祥玉座天臨宣惠宴均懽之澤宜按鳳韶之奏載賡魚藻之歌上奉宸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元絳

簫韶迭奏通天地以均和簪組相趨協君臣之同樂宜命垂髫之侶來陳舞象之容徐韻宮商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元絳

舞羽虞庭樂　歌雲沛水童

問小兒隊　　　　元絳

廣樂張庭華茵匝地何爾童齔之侶來瞻宸扆之嚴必有敘陳分明敷奏

小兒致語　　　　元絳

臣聞霜氣始肅登萬寳以順成金行當期奄四遠而率服乘蕭辰之與澈開廣宴之光華親御九宸均懽百辟恭惟皇帝陛下至仁溥博盛德貽清獨觀萬化之原邈踵三皇之武振張禮樂垂王度於區中總攬英雄憺霆

威於徼外神功廣運聖業永昌方黃屋之清居乘素商之令序肆瑶席於黼帳下瑀輿於紫闈壽斝九行懽聲動而六鼇抃鈞簫八闋和氣浹而丹鳳翔仰屬重熙誕膺多福臣等甫當髫鬌幸閱聲明習戲康衢嘗為於蹈舞進趨丈陛願效於伎能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元　絳

疊鼓凝簫未已九成之奏垂髫佩韘暫分八佾之行宜陳優戲之容上奉威顔之樂再更妙引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元　絳

金胥漏緩玉案香濃天酒千鍾眷簪紳之具醉童衣五綵促步武以將歸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弟子隊　元　絳

日轉彤墀香飄黼座宜旅陳於舞綴以仰奉於宸懽上悅天顔兩軍女弟子入隊

隊名　元　絳

承雲鈞籟合　回雪舞袿輕

問女弟子　元絳

翠華日麗玉殿風清飄然妙舞之容來此丹塗之地帝閽在望晝漏已移必有叙陳分明敷奏

女弟子致語　元絳

妾聞周詩既醉工歌均五福之祥漢宴無譁國禮重九儀之序方戒肅霜之候特推湛露之恩百辟相趨三靈共悦恭惟皇帝陛下握樞臨極秉籙御乾道貽五聖之光孝奉兩宮之養聰文若古動雲漢之明回智武如神

馳雷霆之震赫羌戎率服稼穡阜成當秋籥之澄凝方政幾之暇豫轉清蹕於黄道集華簪於赤墀汎齊千鍾共享衢樽之美咸池九奏具聞天籟之和維玆燕愷之娛屬是休嘉之會妾等叨陪樂府得践宫塗望咫尺之威實欣於天幸效蹁躚之舞願奉於宸懽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元絳

舞佾徊翔已奉建章之會倡俳調笑宜來平樂之場上

悅天顏雜劇來歟

放女弟子隊　　元絳

香凝黼幄聽玉漏之頻移日轉文茵顧霓裳之久駐已盡七盤之妙宜還三洞之遊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　　蘇軾

臣聞天無言而四時成聖有作而萬物覩清淨自化雖仰則於帝心愷悌不回亦俛同於衆樂屬此九秋之候粲然萬寳之成吾王不遊何以勞農而休老君子如喜

則必大亨以養賢恭惟皇帝陛下孝通神明仁及草木行堯禹之大道守成康之小心中外來同天地並應以謂福莫大於無事瑞曷加於有年南極呈祥候秋分而老人見西方慕義涉流沙而天馬來嘉與臣工肅陳燕俎禮元侯於三夏諧庶尹於九成宣示御觴聳近臣之榮觀臚傳天語溢兩廡之歡聲臣等幸覯昌辰叨塵法部採謡言於擊壤助矇瞍之陳詩仰奉威顔敢進口號

霜霏碧瓦尚生煙日泛彤庭已集仙藹藹四門多吉士

熙熙萬國屢豐年髙秋爽氣明宫殿元祐和聲入管絃

菊有芳兮蘭有秀從臣誰和白雲篇

勾合曲　　蘇軾

西風入律閶闔歌秋報之詩南籥在庭備舉德音之器絃

匏一倡鐘皷畢陳上奉宸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蘇軾

皇慈下逮磬百執以均歡衆技畢陳示四方之同樂宜

進垂髫之侣來修秉翟之儀上奉威顔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蘇軾

登歌依頌磬　下管舞成童

問小兒隊　　蘇軾

大君有命肆陳管磬之音童子何知入造工師之末欲詳來意宜悉奏陳

小兒致語　　蘇軾

臣聞天行有信正得秋而萬寶成君德無私日將旦而羣陰伏清風應律廣樂在庭占歲事於金穰望天顔之

玉粹沐浴膏澤詠歌升平恭惟皇帝陛下天縱聰明日躋聖知無一物之失所得萬國之驩心雖擊壤之民固何知於帝力而後天之祝亦各抒於下情臣等幸以齠齔之年得居仁壽之域詠舞雩於沂水久樂聖時唱銅鞮於漢濱空慙俚曲願陳舞綴少奉宸驩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蘇軾

朱絃玉管屢進清音華翟文竿少停逸綴宜進詼諧之

技少資色笑之歡上悅天顔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蘇軾

回翔丹陛已陳就日之誠合散广筵曲盡流風之妙歌鍾告闋羽籥言旋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蘇軾

錦薦雲舒來九成之丹鳳霞衣鱗集隱三疊之靈鼉上奉宸嚴教坊女童入隊

隊名　蘇軾

香霔浮繡扆　花浪舞彤庭

問女童隊　　　蘇　軾

清禁深嚴方縉紳之雲集仙音嘽緩忽簪珥之星陳徐步香茵悉陳來意

女童致語　　　蘇　軾

妾聞鈞天廣樂空傳帝所之游閶闔清風理絶庶人之共夫何僊聖靡隔塵凡仰瞻八采之威共慶千齡之遇恭惟皇帝陛下乾健而粹離明而文規摹六聖之心人

將自化儀刑文母之德天且不違樂兹大有之年申以示慈之會虞韶既畢夏籥將興妥等分綴以須審音而作願俟工歌之闋少同率舞之歡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蘇軾

絃匏迭奏干羽畢陳洽聞舜樂之和稍進齊諧之技金絲徐韻雜劇來歟

放隊　蘇軾

羽觴湛湛方陳既醉之詩鼉鼓淵淵復奏言歸之曲娥

鬟佇立斂袂卻行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會老堂致語　　歐陽修

某聞安車以適四方禮典雖存於往制命駕而之千里交情罕見於令人伏惟致政少師一德元臣三朝宿望挺立始終之節從容進退之宜謂青衫早並於儁遊白首各諧於歸老已釋軒裳之累卻尋雞黍之期遠無憚於川塗信不渝於風雨幸會北堂之學士方為東道之主人遂令潁水之濱復見德星之聚里閭拭目覺陋巷

以生光風義聳聞為一時之盛事敢陳口號上贊清歡
欲知盛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
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盡鶯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
美景難并良會少乘歡舉首莫辭頻

哀辭

哭尹舍人詞并序　　富弼

亡友河南尹洙字師魯嘗為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渭
州乙酉歲謫官漢東未幾稍遷于均疾且革訪醫南陽

以託范公醫不效遂没焉時予官汝上又東徙乎盧距
其没所遠甚歎師魯之不得見復不得撫其櫬一祭其
神因追思其平生所可列恨未有以卒其志為辭而哭
之嗚呼人皆貴君實悴焉人皆富君實窶焉人皆老君實
夭焉吾知君為深是三者舉非君之志不吾焉哭哭必
義始君作文世重淫麗諸家舛殊大道破碎漫漶費詞
不立根柢號類嘯朋爭相教甚上翔公卿下典書制君
于厥時了不為意獨倡古道以救其敝時俊化之識文

之詣令則亡矣使斯文不能救其源而極其致吾是以哭之始君為學遭世乖離掠取章句屬為文詞經有仁義魯非所治史有褒貶亦弗以思君顧而歎嫉時之為鉤抉六籍潛心以揩上下百世指掌而窺功不苟進習無匪懈今則亡矣使所學不能信于人而用于時吾是以哭之惟文與學二事既隆克用而衷豊于時窮純深蘊積資而為德行乎已而已必裕刑乎家而家必克令則亡矣使賢者之行不能移人心而化大國吾是以哭

之積德旣成道隨而生謀罔不究動必有經列于庭則以謇諤見黜用于邊則以感懷取寧才望旣出讒嫉以興酷罰嗣降愠色不形令則亡矣使君子之道不能被天下而致太平吾是以哭之嗚呼師魯君生于時實惟恢奇鍾此具美謂必有光大以奮康濟是期胡旣厚其禀而反速其萎凡粤中蘊百亡一施豈茫茫下土天亦有所不知耶將冥冥上穹人固非其所司耶何惡不必舋而善不必禔忠良而夭險很而耆汨淆參錯顛倒乖睽

天其或者世不欲常泰人不欲常熈吾疑夫激者之論差不得而信之第於師魯哭無已而一哭而慟再哭而咽三哭而魂離四哭而腸絶蘇而復哭哭又不足聊以寫吾之哭聲而寓于辭庶不泯没於陵谷

哀穆先生文 并序

蘇舜欽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於淮西道中友人蘇叔才子美作詩悼之遣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子又次其一二行以鑑于世為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修幼嗜

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記士徒無意處熟習評論之性剛介喜於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頋交者多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今古皆可錄然好詆卿弼斥言時病謹細後生畏聞之又獨為古文其語深峭宏大葢為禮部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泰州司法參軍牧守稱其才貳郡者惡之又嘗以言忤貳郡者守病告貳者私黠吏使誣告先生受賂具獄聚左證後名先生使衆參考之由是貶池州中道竄詣闕下叩登聞皷稱

寃會貳郡者死復受譴於朝後累恩得為蔡州參軍先生自縻來讀書益勤為文章益根柢於道然恥以文干有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亳亳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使以騎名先生作記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遺之曰枉先生之文願以此為壽又使周旋者曰士所以遺者乞載名于石圖不朽耳既而亟名士讓之投金庭下遂儆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之曰寧區區餬口為旅人不為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為

學官者恥詣謁之竟不得嘗客京師南河邸中往往醉暮歸過地如不省持者夜半邸人猶聞其吟誦喟嘆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矉執卷亦出曙用是貸其資母喪徒跣自負櫬成葬日誦孝經喪記未嘗覩佛書飯浮屠氏也識者哀憐之或厚遺則必為盜取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貨之售者甚少踰年積得百緡一子輒死將還淮丙遇病氣結塞胸中不下遂卒噫吁天之厭文久矣先生竟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顧

其道宜不容于今世然由賦數奇隻常羅兵賊惡少輩所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孺且幼遺文散墜不收伯長之道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渠堅自解以書走上黨遺予欲訪其文俾予集序之去年赴舉京師歷問人終不復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尚書家廟碑静勝亭記徐生墓誌蔡州塔記皆平昔所為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蔡近以書使存其家且求所著文字未至問作文哀之道不勝於命命不會於時吁嗟先生竟胡為

弔岳二生文 并序

劉　敞

今年有詔州郡皆立學乃命處士有不受學者勿舉之其受學者吏為設員程日夜不休有疾病慶弔輒書其日為後按眎當償之滿日如律令乃可與岳有兩生自下邑辭其親而来為博士弟子既久告歸當渡洞庭時方大風不可渡兩生畏失期而吏黜之遂渡溺死予悲其意而弔之其文曰

蓋君子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所以為孝也彼洞庭之天險

兮夫何二子之乘舟路幽昧以不顧兮委死生其若浮自古皆有死兮子獨失身乎江流意有所恨兮而曾不得其由魂放蕩而無歸兮骨沉潛而不收父母悲於堂上兮妻子號乎中洲諒行險之來患兮信儌幸之為尤且使子而無學兮又安得此之憂是以君子溺名小人死利貪者沒權貪夫踣勢豈獨二子兮吾又以悲於今之世競進之為悅兮静退之為愚干禄之為敏兮守節之為迂一世之皆然兮固若人以喪軀昔重華之事叟兮躬秉耒乎歷山之下受帝

禪之不喜兮夫孰欣於進取乘沅湘以南征兮吾知華之絶汝生汎汎而無名兮死㥳㥳而終古故君子審乎自得安乎幽貞道德為爵仁義為榮不以貴故學問不以賤故自輕悠悠兮江波奈何乎二生

蘇明允哀詞 并序　　曾鞏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為文閉户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為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

物託諭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内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遊京師今參知政事

歐陽公修為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為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于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咸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為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表見於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

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為文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為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為人聰明辯智遇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為策謀務一出已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也二子軾為殿中丞直史館轍為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地既請歐陽公為其銘又請余為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冢上也余辭不

得已乃為其文曰

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彊閲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浮桑槃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彫肺腸自京師兮泊幽荒矧二子兮與翱翔唱律呂兮和宫商羽㦃㦃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著兮暐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錢君倚哀詞　　蘇軾

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吾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將此焉止息豈

其土之不足食兮將其人之難偶非有食無人之為病兮吾何適而不可獨俳佪而不去兮睠此邦之多君子有美一人兮睟然而瘦亮直多聞兮古之益友帶規矩而蹈繩墨兮佩芝蘭而服明月載而之世之人兮世悍堅而不荅雖不荅其何喪兮超彷徉而自得吾將觀子之進退以自卜兮相行止以效清濁子奄忽而不返兮世混混吾焉則升空堂而挹遺象兮弔凝塵於几席荀律我者之信亡兮吾居此其何益行徬徨而無徒兮悼捨此而奚嚮豈存者之舉無其人兮邈遼遼如晨星之相望吾比

年而三哭兮堂堂皆國之英尚處世之恃友兮幾如是而吾不亡臨大江而長歎兮吾不濟其有命

鍾子翼哀詞 并序

蘇軾

其年始十二先君宮師歸自江南曰吾南遊至虔有隱君子鍾君與其弟槩從吾遊同登馬祖巖入天竺寺觀樂天墨迹吾不飲酒君常置醴焉方是時先君未為時所知旅遊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君獨知敬異之其後五十有五年其自海南還過顏上訪先君遺迹故老皆無在

者君之没葢三十有一年矣見其子志仁志行志遠相
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詞君諱渫字子翼
博學篤行為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
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没儂智高叛嶺南聲揺江西虔
守曹覲欲籍民財為戰守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
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覲曰如緩急何君曰同舟
遇風秦越可使為左右手况吾民乎不幸而至於急則
官與民為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為覲悟而止虔

人以安其詞曰

崆峒摩天章貢激石致兩確高深相臨悍堅相排汹嶽嶽是故其民勇而尚氣巧礱斵而其君子抗志厲節敏於學矯矯鍾君泳于德淵自渠濯貧不怨天困不求人老愈慭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殘剝吾先君子南游萬里道阻邈如金未鎔木未繩墨玉未琢君於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曰子不飲我醪甚甘醲此濁覽觀江山扣歷泉石步犖确先君北歸君老于䖍望南朔我来易世池臺既平墓木握

三子有立移書問道過我歎我亦白首感傷薰心殞涕渥

是身空虛俯仰變滅過電雹何以寓哀追頌德人詒後覺

哭李仲蒙詞　　　　文同

憯憭栗兮臨清秋懷坌憒兮紛千憂拂其弭兮久復留

念將馬適兮升高丘問胡然兮予之思絙予心兮不解

以繆謂遐闊兮顧如其宮悵西南兮川塗緬修巳忽寤

兮任甞此以計益子之生于世兮期為巳休萬感芸然

兮盡予之中魄幹漂潰兮索其若抽念子一去兮不可

以復見顧子之於道兮尚胡為而此謀欲子似兮取友但寥寥兮安求孰識予兮子深當何人兮與併彼徒以文行兮為子之高其不為賤正體而貴餘肱如刻畫兮妄以累子纇神珠兮釁天球如予之末兮尚可以表世其不能究者兮彼又何尤已矣乎子之存兮在予憶子之疢兮將何時而可瘳斂予恨兮暮來歸煙雲飄蕭兮奉子以愁

毗陵張先生哀辭 并序代呂侍講作　　汪革

毗陵有隱君子曰張先生孝悌修于家忠信行於友而聲名聞於人達於遠近當世之鉅公偉人莫不聞之有過毗陵而不造先生之門者人以為恥平居蕭然自得凡世人之所趨而向者先生不一經意至接世俗而與之酬酢則無一毫不中節度人委之以事未嘗以難易為解有造之者為設尊酒一笑相樂亦未嘗不欣然也有勸之仕者推挽雖甚力終不應固非若前世隱遁之士事詭激甘槁薄臞悴於山磵水厓窮居獨游使影響

昧昧不聞於人然後為高也而未嘗崇飾小節要鄉黨宗族之譽自少力學於古書無所不窺而時發於為詩語皆清新出人意表其善於筆札天性也當世士大夫欲銘述其先人功德圖不朽於後世者得先生書以為榮既壯長益放棄世事遂以終其身是可謂君子也已先生諱舉字子厚用叔祖天章公昷之奏補郊社齋郎治平四年甲科調睦州青溪主簿先生初無意於仕又無兄弟之助獨養其親故力取科第以慰親志既得又

不忍舍朝夕之養而從禄於他郡朝奉君亦安於小官不汲汲於先生遂不赴青溪終其身人不能相吏後用近臣薦起為頴州學官復不就其後孫莘老胡完夫范淳夫及外臺交薦其能蘇子瞻亦數言於朝於是勑郡縣以禮遣蓋將用之也先生終不屈嗚呼令死矣予以天章公婿自先生幼時已異其為人而親厚之先生亦喜從吾兄弟遊及長且老凡四五十年間其相與之意益以篤有自東南來者先生未嘗不尊之以見予予與

之書雖寸紙皆藏之故其死也予哭之尤哀曽祖秘給事中祖益之尚書郎父次道朝奉郎其先江南人給事爲李氏不能用故亡隨李氏入朝以直道受知于祖宗朝奉君仁孝慈祥兄死撫其孤猶己子不欲遠去屢以莞庫請于朝終不大用於時先生之節蓋朝奉君成就之爲多詞曰

維古制行必中庸兮出處用舍道之從兮降及末世戾不通兮首陽柱下更拙工兮山棲木茹初無庸兮鳥獸之羣烏可

同兮偉哉先生蹈厥中兮達不茍進退不窮兮以仁為爵峻且崇兮禄雖不富義則豐兮忠信孝友施家邦兮載瞻眉宇心則降兮激貪敦薄助教風兮固非亂倫而潔躬兮惠泉遶遶山複重兮窅然其深如有容兮桂枝相繚蒨青葱兮先生之廬今一空兮目極東南涕沾胸兮伸之以詞寫予衷兮

王升之誄 并序

劉跂

維政和二年五月壬戌鉅野王君升之卒于京師七月丙辰返柩於鄆鄉人所厚善皆會哭其孤皃孟博出臨

終書二紙遺余言偶不幸病且死妻弱子幼恐此骨流
落不得下從先人伏惟哀憐與諸賢經紀之書凡百餘
字語無錯繆問其家言病甚棺歛皆自營將絶付囑後
事情不悲哽既授書其子教以面達余狀遂奄忽不能
言余屬皆哭盡哀因相與定計告其家以八月乙酉葬
先墓之丙穴囊橐中空無有賣屋未即售合凡賻贈得
錢九萬五千乃使斵石治穿買椽席灰葦諸下里物事
皆前為之期如期而窆君黄州翰林公之玄孫寶文公

之子少不羈既長學問尤邃漢書效李長吉為詩有致
思葬其親至破產雅不喜孅嗇又體羸多疾日事藥餌
因積貧窶得官未及赴疾亟壽財四十有一惟前人悲
哀稱述必借文字乃作誄以見意其詞曰
大鈞無垠一播萬殊靡生不遂條達紛敷孰戕爾根隆夏隕
枯哀衆若人亦孔之辜偉君高門一世楷橅遺烈言言休聲
吳吳爰及穆考養德豐腴維君妙齡孔鸞將雛踵武前
修建斾禮輿逢辰清明駕言馳驅壽或梎旃罔所適徂

機心日灰驕色自劬名列仕版自佚里閭優游卒歲文
史為娛毓草蓺木畦苑躊躇良朋萃止有設醴斝退祭
其私盎不宿儲寧獨貧攻亦復病拘蕭然辟立副是形
癯休文笮帶許月有餘幼安絮帽當暑不除乳石斷下
糜粥充虛長為散人庶以全軀云胡遠行旅舍儣拘沈
痾蝺劇顛倒醫巫東野後事孝權遺書豈無他人顧以
屬余嗚呼哀哉壯心兮摧頽白日兮須臾永違兮昭代
不淪兮幽墟大暮兮何晨寞行兮空居嫠婦兮嗷嗷幼

子兮呱呱誰與兮晤歌猶狂兮蘷魆謂君兮非存君墨兮猶濡謂君兮非亡君屋兮誰廬折芳馨兮素華湛玉瀝兮清酤況思君兮不見攬涕淚兮欷歔嗚呼哀哉蹇物化之徂遷慨有生之迷途何神爽之泰定臨驚懼而弗渝遵寧宅於先丘寫幽憤於素旟庶無憾於遺託君亦不眛夫所如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三

宋　呂祖謙　編

祭文

祭薛尚書文　歐陽修

景祐之元公初觧政雖告于家而疾未病若修之鄙敢辱公知公於此時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大之婚敢辭以禮天不憗遺公薨忽然其後二年卒追前

言生死之間以成公志掛劒于墓古人之義公敏於材
剛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天位則難期惟
其行已敢言是師有罪之身竄逐困拘生不及門葬不
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初

祭尹子漸文　　　　　　歐陽修

嗚呼天於萬物與吾人孰愛憎而薄厚其生未始以一
齊其死宜其有夭壽茍百年者亦死則短長之何較惟
善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兮是亦愛之

者之說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已而推天禍福吉凶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豈其至而辭窮壽夭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懐始有見期子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訪昔我在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子不責朋黨之誣苟避讒諷兩相知而以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永隔哭不聞而徒慟嗟此奠之一觴本冀歆言之可共往莫及兮難追哀以辭而永送

祭尹師魯文

歐陽修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濵猿猱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為隣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阨艱厄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

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閒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胷自予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年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罇冀以慰子聞乎不聞

祭蘇子美文　　歐陽修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内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唯人不知乃窮至此藴而不見遂以没地獨留文章照輝

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

祭范文公文　　歐陽修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為好訐公曰彼善公為樹朋公所勇為公則躁進公有退讓公為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讖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

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榱傾巢破鷇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懼誰為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杜文公文

歐陽修

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為輔弼飲

食起居如陋巷之士壞堵之儒他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於閒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官有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故行於已者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仁之愛公寧有猒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况於愚鄙久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銜辭寫恨有涕漣洏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册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横風凄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

童樵叟歌唫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

祭丁學士文　　歐陽修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為賢子之美才

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毁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甦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衮䄄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殆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為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

不遺羅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

祭吳大資文　　歐陽修

惟公以孔孟之學鼂董之文佐佑三朝始終一節顧惟庸繆敢啟光塵而金門玉堂早接雋遊之末紫樞黃閣晚陪國論之餘雖出處之暑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哀病久思返於田疇公方盛年宜復遂於廊廟豈期白首

來哭素帷飲醉百分尚想平生之意氣寫哀一奠不知涕淚之縱橫

祭孫僕射文代諸朝賢作　宋祁

嗚呼圓方相函有輿有清亶乎粹靈賢人挺生筌宰相期有睽有遇值其嘉會盛烈斯舉允矣我公懿德乘時總是二美蔚為人師齊風泱泱洙浴誾誾弱齡就傅典學書紳巾箱髮積油素紛綸神宗御天擢首儒先所立卓爾其聲褎然一命筮仕十銓容啓緩玦緇帷緒經壁

水禮有愛羊河無渡豖我冠兩梁我紱斯皇進陪朝禬
兼侍潘房諸家去聖詆諆奪攘空言秕稗異制析楊公
憤若時殺然含章層埤發墨塞路摧楊詵詵學徒終知
嚮方章聖臨馭神庭搆宇命公待詔軒然鳳舉邦實上
賢人榮稽古鯁亮摩切優游博裕匪尺是枉伊柔弗茹
前膝宸帷叩頭省户砥刃以須衮章輒補謀之其臧奬
庶遹沮帝念烝黎連翩出麾奉行細札褰去埀帷神明
樹政樂職閒詩居則率俾去而見思乃踐諫畱乃官瑣

闈長君繼明進階貳卿追鋒趣名燕席光亨宣室清問
華光授經有猷有為弗猥弗并典常墳大武戒湯銘誦
言必對嘉猷是經曰首魁壘與世作程銀臺崇崇公閱
其封牧騶耳耳公專厥使或司綿蕞或教國子惟公得
之異乎求之截河弗溷導疑靡虧大車而載秋陽以輝
鴻飛冥冥不慕矰弋公居法從志澹虛極抗章引年闔
門謝客上所固留顧馬弗獲龍筦納言得請東藩奎鉤
灑翰宴䘮申恩亦命四近賦詩贈言盺閶蹁蹮乞骸去

位春坊傳㡳莵裘仙里疏受揮金式宴以喜廣德掛車
貽孫及子天且佚老君能知止嚮用五福與善則常公
明且哲宜壽而昌曰天乎弗淑萎哲殲良睆簣占命忠言
孔彰玉輝金相掩此不賜人㝉代矩令也云亡士類相
弔朝家憫傷恤恩告第號書家章高明令終微公孰當
某等或奉緒言或麻大庇遊藩㠠潤挹流疏穢平日丞
文令兹交臂拘此宿官永乖薄酹有李成蹊有碑墮淚
邈齋令芳㢋展哀㥲嗚呼哀哉

祭孔中丞文　　石介

昔公為諫議大夫知兖州臣僚有以詩千篇獻上者執政者即請進為龍圖閣直學士上曰千首詩豈若孔某一言即日拜公龍圖閣直學士公再為中丞風格益峻及公沒劉平戰死于陣讒賊害忠良誣奏平非戰屈乃叛耳天子怒將夷平家平家平家胥靡就闕寃號道途逢騶唱中丞來平家將叩中丞馬言其事兩街賣販兒以數千嘆曰徒往訴耳是非孔中丞者平家慟哭而止噫至

尊極者君至愚暗者民尊極則不信愚暗則難開非公至忠豈能動尊極耶非公至誠豈能感愚暗耶動乎尊極感乎愚暗公之道格于上下矣嗚呼公之生也君稱之公之死也人感之公之道全於死生矣夫道格于上下為著全于生死為難舉是二節公之道充于天地之間矣大冬殘臘風號雲咽節物慘淡心肝摧折爐煙氤氳樽酒冷烈享誠不享味公來降兹

祭王沂公文　　尹洙

景祐初公臨洛師某在幕府公以才敏見目數被器使議獄處事某或依違其言公必丁寧曉以正道及公再秉大政嘗以身事有請門下公莊色厲辭不少恩假某始懼中慊終則大悟嗚呼凡公語言雖因事見誨然公在大位黙不敢傳公今薨謝輙録以自思一言之誣天實鑒之以哀服不獲備故吏之列情禮莫伸嗚呼哀哉

祭梅聖俞文

劉敞

謹以清酌庶羞祭于聖俞二十五兄之靈乃者隣幾病

華君往問之退而過我相對嗟咨我視君色異於他時自為君診勸君從醫君雖我信其中猶疑明日大饗四方來賀奉觴上壽戎客在坐百辟相趨敢或私卧賜食上前謹懼已過疾果大作仆而不能起俗醫控摶以表為裏中涸外乾翕翕如燬勢一大跌不得中止俯仰晨夕遂有生死痛駭驚呼曷云能已孰謂旬日殺二賢士嗚呼哀哉物固有生生固有命豈曰君子獨夭其性君之文學信于友朋君之孝友鄉黨是稱仕不過庸壽不

百齡一至于此何其不平喪還故鄉義從此訣哭送遁周情豈能絶

告伯父殯文　　劉敞

古者庶人之喪隣里執事在其士千里赴義及其送葬塗潦毋避焉有至親而或不至某獨不幸受命典城戍馬是司匍匐不能不哭于堂不祖于堂不祖于庭窆之不復土虞不奉牲回望萬里悲號失聲門外之治王命實行蓋古亦云不即人情於奠陳詞以昭哀誠

祭范潁州文

王安石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酋酋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為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以灌尋尺宿贓自

解不以刑加猾盜遯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暮來千里
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猘狂敢齮我疆鑄印刻符公
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彦聲之
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隣昔也始至瘡痍滿
道藥之養之内外完好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宴眠
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
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保亂穴除荒官吏於朝士變
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閡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

外身屯道塞謂宜耇考尚有以為神乎孰忍使至於斯

葢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廐

庫逾空衷其色辭傲訏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

公子奬綈惡栗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

家孰堙于深孰鍥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

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

哭馳辭以賛醪羞

祭吳沖卿文　　王安石

嗚呼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公先我茁我後公妾中閒仕宦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輙仍之出則交轡處則連襟坐肘則並行肩則差豈顧敢及天實我貽公之停蓄及所設施有誥有誄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既僾眊何辭能為婚姻之故唯以告悲

祭杜待制文　王安石

士恥無材恥不修身身修而材有不及民凡世可顧於公皆有孰窘其年不使難老貴者善防其有孰窺公心

谿谿不置牆帷有挾易驕不難拒善公義所在服之無

斁惟以時施宜以每成又況於公強果以行物貴於時

常以其少悲矣子思我如其久鍾山北蟠江落而東完

厚窔牢萬世之宫其歸孰知愚與在此酹公以文以配

銘史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三